

42.1
外国中篇小说译丛

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

[苏]弗拉基米尔·马卡宁 著

刘若 裴家勤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马卡宁是颇负盛名的莫斯科年青作家之一。

中篇小说《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以新颖活泼、妙趣横生的笔调，描写了美丽、聪明、泼辣的少女斯薇特兰娜传奇式的书籍黑市生涯及她的信念、追求、痛苦和命运。小说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社会和道德问题。

作品立意创新，幽默风趣，带有浪漫色彩，可读性颇强。

В. Маканин
СТАРЫЕ КНИГИ

«В 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е»

изд.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Москва, 1980

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

〔苏〕马卡宁 著

刘若 畏家勤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5 3/8 插页3 字数8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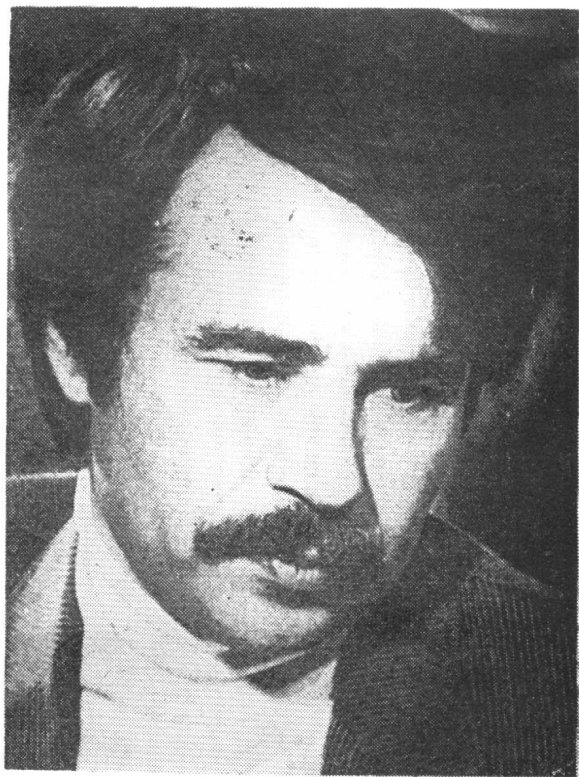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10151·807

定价：0.94元



〔苏〕弗拉基米尔·马卡宁

译者前言

开始读《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仿佛扑面吹来一股清风，使人精神为之一爽。越读下去越觉得趣味盎然，那一个个短小、俏皮的句子宛如海面上嬉戏的点点阳光那么活泼而有光采，逗得你眉开眼笑。

小说的这种艺术效果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取材的新颖，构思的巧妙，笔调的幽默风趣和语言的简洁流畅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语言的简洁流畅更是本篇的一大特点。在长达八万多字的这部作品里作者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用白描，而在语言结构上主要是用短句。这就在到处充斥着细腻描写，心理描写，复杂句式的当代苏联小说之林里显得一枝独秀，格外清新。这种简洁幽默的风格使读者很自然地想起俄罗斯文学巨匠契诃夫的早期作品。苏联评论界说马卡宁师法契诃夫，这一见解是不无道理的。

但《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却不是契诃夫早期作品里的那种幽默故事。马卡宁在这部小说里用轻松的口吻讲述悲剧性的内容。他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她的行为违法，她的遭遇可怜，她叫你欲恨不忍，欲爱不能，心里七上八下。斯薇特兰娜是个什么人物，正面的？反面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又有什么意义呢？

斯薇特兰娜干了那么多坏事，当然算不得正面人物。她拉帮结伙，在黑市上大搞投机倒把，她用非法手段从国家的仓库里弄走大批畅销书，她甚至胆敢愚弄公安人员，把一个年轻民警摆布得随她转，这样的人在法律上定为犯罪分子一点也不冤枉。但不能忽视斯薇特兰娜这个罪犯心灵里那些闪光的东西。首先，她对于爱情那种执着的追求和献身的态度就不能不使人感动。为了纯真的爱情，她主动地离开同伙，放弃黑市生涯，心满意足地和卡拉特金同过简朴的生活。后来她的同伙被捕，供出了她，在完全可以逃跑的情形下她甘愿自首服刑，以便重新作人，以清白的身份重新回到自己爱人的身边。一个在严重关头作出这样抉择的人和那些利欲熏心，怙恶不悛的反面人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斯薇特兰娜也不能定为反面人物。

作者一方面写斯薇特兰娜干坏事，一方面又

写她心灵中的闪光。这二者在主人公的人格上是否矛盾呢？作者在小说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斯薇特兰娜是一个美丽、聪明、干劲足而且能量大的女孩子，但她从小看够了母亲的放纵与轻浮，受够了家庭的冷漠与嫌弃，因此她幼小的心灵早就憧憬着纯真的爱情和正常的生活。长大以后她当了售货员，在商业部门各种歪风邪气的影响下这个没受到良好教育而又大胆泼辣的姑娘走上歧途，干起了违法的黑市营生，成为人生道路上的失足者。但是，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童年憧憬并没有泯灭。一旦她遇到了心上人卡拉特金，这憧憬便化作支配她行动的力量，使她牺牲自我而弃旧图新。这样看来，人物行为的变化是符合人物思想的发展过程的。善与恶在主人公的身上，有斗争，有消长，但彼此并不排斥。如果有了合适的条件，不能说斯薇特兰娜是不可救药的。

这种性格复杂的主人公，在七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一代作家的作品中是一种带倾向性的现象，而在所谓莫斯科流派的作品中则尤为常见。

弗·马卡宁是当今苏联文坛上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位七十年代新作家。他的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注视。他生于一九四〇年，毕业于哈尔科夫铁道学院，曾任大学教师，现住莫斯科。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一部自传性青年题材的小

说集《直线》。经过不断探索，他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创作主题是城市生活，即现代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向往与寻求，获得与苦恼。他的作品立意讲求创新，带有浪漫色彩，笔调明快而多姿，兼有契诃夫和果戈理的风味。有些作品已被译为外文。

《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原名《古书》，译自作者的选集《在大城市里》。

刘 若

第 一 章

斯薇季克^① 仔细端详着一张张面孔，想法子把它们分辨清楚。

书籍市场——这首先是指两种人，书迷和书贩子。一个想买，一个想卖。斯薇季克对于此道略知一二，因为这点道理不难了解。一个爱的是钱，一个爱的是书。如此而已。

一个手臂打着石膏绷带的男人立刻引起斯薇季克的注意——脖子上吊着条胳膊，岂有不引人注意之理。看来这位老兄在什么地方挨了揍。不然的话，就是自己摔了个跟头，碰到石头上了。

此人昨天也来过书市。他常在这里逛。斯薇季克跟住他——连推带挤地紧跟着。斯薇季克对一切都感兴趣。她就是这么个人。这个男人走在前面，离她有两三步。他吊着那条打着石膏的胳膊

^① 斯薇特兰娜的昵称。

膊，不时地喊一句：

“我要买《悲欢录》。”

接着又是一句：

“《悲欢录》有没有？”

这个男人有点意思——也还算年轻。他不是老头子。当然更不是投机贩子，而是个书迷。这一点斯薇季克一眼就看出来了。

两个小青年走到他跟前。

“你要什么书？”他们问。“作者是谁呀？”

胳膊打着石膏的男人解释道：

“一本十七世纪的书。作者是苦行修士叶泽尔斯基……书名叫《悲欢录》。”

“苦行修士？”小青年吃吃地笑了。他们断定这是本观之不俗的作品。好小伙子。他们把爸爸订购的书刊拿到了书市。当然是悄悄地，不叫爸爸知道。免得他难过。

其中一个小青年低声问道：

“这书是讲女人的吧？”

斯薇季克没等把话听完，就连忙朝左边赶去。因为那边出了新鲜事——来了几位行家。斯薇季克挤到他们跟前。听他们说话——是一大乐事。

“乔治·桑^①的书出了，听说了吗？”

^① 乔治·桑（1804—1876年），法国女作家。

“在地方上这可是件大喜事。”

“是呀，可以捞一把。”

“你看见哪里有《霍米亚科夫^①书信集》吗？”

“你要那个干什么？”

“有用。”

在有古旧书的人身边，斯薇季克总要站一会儿，这时她特别有耐心。古书是很值钱的。

干这一行的门道是——见闻越广越好。斯薇季克在老家切利亚宾斯克市，有两三回差点被人抓住。但是斯薇季克安然脱险，没沾上一点嫌疑。这归功于她特别爱打听——什么都知道，一切都记得。

这一点斯薇季克的确可以引以自傲。她的记性如同计算机，一点差错没有。

当然啦，还有那双眼睛。它们也给斯薇季克帮了大忙。很不错的俏眼儿。满漂亮的。

“姑娘，您要什么书？”有个小伙子问斯薇季克，而且不知为什么抓住她的手。其实不能算抓，只不过碰了碰。甚至可以说是彬彬有礼。

但斯薇季克突然大发脾气。她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① A·霍米亚科夫（1804—1860年）：俄国作家。

“你要干什么？走开！”

“我……我是问书。”

“什么书？叫你走开！”斯薇季克冲着他把胸脯一挺，直逼过去。瞪着大眼睛：“你想干什么？”

所有的人都朝她望着，张着嘴巴。斯薇季克大吵大闹，不依不饶——她忘了，这里不是旧货市场。可怜的小伙子嘴里嘟嘟囔囔。他在分辩。

“他纠缠我！”斯薇季克叫喊道。“他干吗纠缠我？！”

最后斯薇季克的气总算消了。

她一转身——走了。当然，不怎么光采。

斯薇季克知道，不该动不动就来劲。但现在已无可奈何。算了。她想来个不在乎。事出偶然嘛。

斯薇季克走到书市的另一头。她心里想，住在莫斯科真美呀，这么好的城市。如同在电影里一样。哪里是什么城市，简直是个大美人儿。斯薇季克在这里已住了一个星期，还是乐也乐不够。太妙了，她斯薇季克竟打起了书的主意。这是火车上的一位大叔启发了她——古怪的大叔。真该去看望一下这个一心讨好她的人。不过，以后再说吧。

书市上一片沸腾。斯薇季克观察人们在这里如何做生意。他们走到附近楼房的大门口，在那

里悄悄把书卖掉。没说的——倒卖书确是美事，雅事，干净事。斯薇季克挺看重这一行。那些衣服啦，女上衣啦，鞋啦，以及诸如此类的玩艺儿，她已倒弄够了。

斯薇季克仔细观察，看见一位拿着本大厚书的老头。人老，书更老，不知他俩谁先报销。

“老爷爷，告诉我，”斯薇季克上前打听，“您拿的是什么书？值多少钱呀？”

“我不卖。”那老头微笑道。

“怎么不卖呢？”

斯薇季克来到旧书商店。它就在书市旁边。斯薇季克每天都到这里来看看。必须熟悉书的名字和它们的需求情况。否则寸步难行。

恰巧有个书贩子走到售货员薇罗奇卡跟前。这个人斯薇季克也认得——在书市上大家叫他巴布雷卡。

“您挑好的书，”售货员薇罗奇卡大声说道（这是给大伙儿听的），“价钱是八卢布五十戈比。”

“好的，我马上交钱，”巴布雷卡说完朝收款处走去。要交八卢布五十戈比。

这套花招骗不了斯薇季克。事情是明摆着的，巴布雷卡并没有挑选这些书。是售货员薇罗奇卡

自己挑的。她挑好后把书放到柜台下面，等巴布雷卡来拿。这就是其中奥妙。

售货员薇罗奇卡给他包书。斯薇季克站在旁边微微冷笑——斯薇季克可不是头一回在这里看见巴布雷卡。斯薇季克也不是头一回看见这套花招。

书贩子走了。

斯薇季克浏览架上的书籍。

她出了书店——又来到书市。她喜欢这里的一切。

她差点没撞在巴布雷卡身上——他正撕开包书纸，故意把书脊冲着人亮出来。为的是叫人看见书的名字。

旁边就有个买主，他已经动心了。

“布莱德别里^①的作品多少钱？”

“三卢布，”巴布雷卡说道，声音不大。

斯薇季克差点噗哧一笑。好家伙——才要这个价？他不是投机贩子，大约是个雏儿。想是魂都吓丢了，只想早点出手。

斯薇季克悠然站在旁边，观赏着天气——今天的天气简直绝了。正是六月初。话说回来，这个时节在切利亚宾斯克也不坏。无论在哪儿，六

^① 道格拉斯·布莱德别里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幻想小说和写实小说深受苏联读者喜爱。

月总是六月。

可是这位买主半天没把三个卢布拿出来。他掏口袋的时间也太长了——是不是在凑零钱呢？……斯薇季克朝巴布雷卡走下一步，眼睛对准他，放出迷人的光。她那双眼睛可真勾人的魂儿。好一双眼睛。

“布莱德别里的作品多少钱？”

“三卢布。”

“我买了。”接着斯薇季克又跟上一句，声音不大，但也不小：“怎么样，咱们上那边去？”

“好，”胆小的巴布雷卡急忙同意。“咱们上那边去。走吧。”

他们来到附近的一个大门洞——走了进去。大家都这么干。这是规矩。

“《普希金书信集》多少钱？”

“三卢布。”

“我也要了。”

斯薇季克的记性告诉她，书市上的价钱比这个数也大。

“这些呢？……这些多少钱？”

不大工夫斯薇季克把书全买下了。每本都给他三个卢布。他大概也就会数到三这个数。快滚蛋吧，好一个投机贩子。也许，他本来就有点那个，是个小迷糊吧？

“你会数到四吗？”斯薇季克问道。

“什么？”

斯薇季克走在书市上。巴布雷卡拖拖拉拉地跟在她后面。他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然而是个孺头。斯薇季克觉得好笑。

“布莱德别里，”她开始推销。“八个卢布。”

“多少？”买主问。

“布莱德别里。最新版本。八个卢布。”

斯薇季克被人们围在当中。书市上主要是男人——被她的眼睛一勾，这些乖乖还往哪里跑呢？

“贵了一点，姑娘。”

“好吧，七个卢布您拿去吧。”

“我要了。”

那个男人刚掏出七个卢布，数好了递过去——斯薇季克却来了个回马枪：

“不行，七个卢布不能卖。您还得给八个卢布。”她眼睛望着旁边，似乎在等别的买主。

那个男人把七个卢布在手里掂了掂。他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他又添了一个卢布。笑道：

“好个鬼灵精！”

斯薇季克不想为每一本书都朝大门洞跑。她的机灵劲儿上来了。这样特殊的敏感是天赐给她的。

“普希金收到的书信，”她叫卖，“还有沃兹涅先斯基^①……”

当然，她那双眼睛也没闲着。一会儿放出迷人的光，一会儿把光又收回去。没这一手可不行……书一会儿就销完了。每本书少的五个卢布。多的八个卢布。

斯薇季克走在街上，巴布雷卡——跟在后面。

“真有你的！”他赞叹道。接着更加讨好地说：“是啊，姑娘，您比我强多了。”

天可怜见，他胆子大了一点，和她并肩走过来。

“喜欢吗？”斯薇季克笑问道。

“那还用说。”

“我这手戏法是专为你表演的。”

“为什么？”

斯薇季克又笑了：

“不为什么……你要是愿意，咱俩一块儿做书的生意，好吗？”

“一块儿干？”

“就是。”

“好啊。太好了！妙极啦！……这可真来

① A·A·沃兹涅先斯基(1933—)，苏联当代俄罗斯诗人。

劲！”

斯薇季克打断他的欢呼。

“你在哪儿住？”

“就在这里。旁边就是。近极了……在这座楼里。就我一个人。有一套房子。”

“一个人住一套房子？”

“是的！就一个人……要是一块儿干——那敢情太好了！”

他有点乐昏了头——止不住地说他太高兴了。可是对于斯薇季克希望他说的话，他却一点也没想到。斯薇季克等得有些生气了——真是个呆子！……最后巴布雷卡总算开了窍：

“是不是到我家去坐坐，好吗？”

“到你家去？”斯薇季克仿佛有点犹豫。

“我一点没有别的意思……要是在一块儿，那敢情太好了。我一个人过日子。真是一个人。我可以对您起誓！”

其实用不着起誓。还在旧书店里，斯薇季克就无意中听见售货员薇罗奇卡嘲弄他的话：“你一个人守着所空房子也不闷得慌？”——这话是两三天前说的。当时他俩正在吊膀子，而斯薇季克却站在旁边把话记在心里。不是有心，更没什么用意。

当然啦，用意倒也有一点。住处是个问题。